

文化走亲，让长三角越走越亲

本报记者 赵征南

走亲，是中华传统民俗，是亲戚间联络感情，互相慰问的一种亲情交流方式。大家聚在一起，聊聊各自的家庭、工作、生活情况，借此机会，曾经的一些矛盾和隔阂也能在谈笑中迎刃而解。

当文化交流以走亲的形式开展，它将迸发出怎样的火花？十年前，2009年3月，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，位于浙苏皖三省交界的浙江省

湖州市正式下文在全市开展“文化走亲”，开全国先河。它由政府主导、群众自发组织、社会各界参与，以文艺演出、展览、论坛等形式引导群众广泛参与，以“互访”的形式在不同区域间开展文化交流，构建“相熟、相助、相融、相亲”的群众文化交流格局。

如今，文化走亲这种形式已经走向全国。在

地域相连、经济相融、文化相近、人缘相亲的长三角，剧团跨省交流串门、相邻村镇合办节日、文艺骨干互换互访等多种文化走亲方式相继呈现。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，文化融合的脚步定会越来越快。本报记者近日走访长三角多个城市，带来文化走亲“新声”和“新常态”的新观察。

专家访谈

文汇报：有人说，文化走亲是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一种进步。您很早就开始关注文化走亲，应该如何理解文化走亲的进步意义呢？

郁建兴：从民间的自娱自乐，到政府支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品牌，“文化走亲”体现出政府积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履行方式：文化服务实现了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再到“创文化”的转变，文化产品更加多样，更加对口，极大地增强了老百姓参与公共文化创建的积极性，放大了文化资源效用。

用一句话描述这种进步，就是“走”和“亲”使文化服务回到了文化的本义。传统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以“送……下乡”为主要形式，“送”和“下”，这两个字都使服务难免有“某方面的优越感”之嫌，且并未精准地辨析出老百姓的真实需求，显得过于理想化，不会促成文化的内源性发展。我们过去说“以文会友”，就是要在交互、交流中实现文化的平等性，文化走亲正是实现了这一目标。

文汇报：从各地文化部门负责人的口中，对于文化走亲的管理，有两种声音，一种坚持政府主导，制定相应标准，形成可复制的运行模式；另一种认为应该形式灵活，自由发挥。对此，您怎么看？

郁建兴：我的观点是“让子弹先飞一会儿”。文化服务管理宜粗不宜细，要有弹性。政府提出指导性意见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管理，既体现支持、扶持本土文化活动；又体现引导、杜绝走亲活动出现低俗或者其他违背社会主流价值的风险。

在文化走亲逐步成熟之时，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支持和引导，而不是大包大揽，具体操作还应该交给社会组织甚至商业公司来做，有需求就有市场，有市场就不怕没人来。

走亲“标准化”“一刀切”需要慎重。就拿财政政策支持来说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施“饥饿拨款”——差额拨款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，而老少边穷地区，政府则有必要考虑全方位支持。

文汇报：文化走亲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？

郁建兴：文化走亲突破了市场分割、区域分割，是文化互动一种很好的尝试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在长三角协同的体制、机制厘清之前，在各类要素流动之前，文化是弥漫的，可以无障碍地“流淌”。长三角文化认同度高，融合体制障碍较少，有望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“先行者”和“排头兵”。而文化走亲，毫无疑问是打破文化资源行政区划分割的绝佳途径。

另一方面，文化又是区域融合的一股柔性力量。通过文化走亲加强交流，可以增强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认同，并在传播各地特色文化的过程中，找寻经济、商业合作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文化交流活动越频繁，越有可能形成一种内在的拉力，倒逼经济领域体制、机制的改革。

文汇报：有专家提出，文化走亲立意为放眼长三角，探索成立“走亲联盟”，研究走亲区域内资金的高效使用。对于长三角文化走亲在将来的开展，您有何建议？

郁建兴：经历了多年的实践，长三角文化走亲在广度和深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在前期做好数据统计和总结的基础上，各方还需共同思考，文化走亲该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激活。虽然文化走亲的数量显著增加，但是从覆盖面而言，其实还并不高，文化走亲对很多村镇而言还是件新鲜事，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。

在经常“走”的地区，文化走亲需要注意提质升级。文化走亲开展之初，演出、展览等文化活动成为主要载体，目前，依然如此。但熟悉了，新鲜感没了，也就没兴趣了。为什么不使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新技术、新思维对载体进行创新呢？长三角地区有这个能力。还有一点，文化走亲除了现在更多“输出”的传统道德文化，还应当对老百姓讲述科学法治等其它先进文化、垃圾分类、人工智能、创业创新的故事相信也是喜闻乐见的。

文化融合有望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「排头兵」

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



湖州从很早就开始尝试跨省走亲。像民间舞蹈《丝娘》这样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艺表演特别受外地观众的欢迎。（除署名外，均受访者供图）

文化走亲拯救濒危民间非遗

文化走亲的一大依托就是地方特色非遗，这些非遗可能如白岬十番锣鼓一样没有国家级、省级非遗那样的号召力。文化走亲让它们得到更多展示的机会，给传承人信心。目前，湖州已有70多个濒临消失的非遗项目获得新生。

“出去了，值得了”……

时隔多年，白岬十番锣鼓传承人俞玲勤依然清晰地记得，自己第一次走进湖州文化走亲团的化妆间后，在40多岁的年纪痛哭流涕的场景。

台上，俞玲勤和其他11位队员组成的女子锣鼓队，把大鼓、大锣、大镲、小鼓、小锣、小镲排列开来，由打鼓开始，锣、镲随后加入，锣鼓节奏稳健，轻重分明，各件乐器交替打出各种点子，热闹而不繁杂。浓郁的特色乡土气息让台下的外地观众掌声连连……

白岬十番锣鼓的发源地——长兴县煤山镇位于浙苏皖交界地带。十番锣鼓原本兴盛于江苏南部，后随着人员流动传入了煤山。在那里，十番锣鼓和传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戏曲在当地逐步“隐退”，到了上世纪末期，作为打击乐器的十番锣鼓也到了“生死存亡”的地步——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，掌门人俞炳如已有85岁。

2009年，俞炳如的儿子俞朝忠动员妹妹、堂妹、女儿等10多名女性，组建了女子十番锣鼓队，自己任总教练。“太难了。光是十番锣鼓的曲牌，就有20多种，十几个人同时表演敲打，每个人的节奏如不统一，整首曲子就不成章法。锣鼓、镲、小锣、小鼓……有时候做梦都在背口诀。”俞玲勤回忆，“我哭了，学不下去，跟哥说要退出。”

“我这里只进不出！”俞朝忠当时的回答斩钉截铁，“明天来的时候别迟到！”他带着这群“自己人”勉强走亲。那一年，同样是文化走亲在湖州市全面铺开的起点。文化走亲将活动主体下沉到基层，突出行政村与社区的主体功能与活力，符合“经常性的群众文化活动要以小型、分散、多样为主”的要求。

根据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统计，一次走亲，“送货方”负责组织、交通等工作；“接货方”负责场地、灯光、音响、用餐、安保等，每位演员可获得50—100元补贴，这样算下来，县区内走亲，只需投入2000元，跨县区的走亲只需3000元。上述费用，均由政府买单；湖州市政府每年给予专项经费120万元，浙江省文化厅在2011年启动全省文化走亲后，又给予每年600万元的专项扶持，确保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“公共”和“服务”性质。

“参与到走亲队伍，代表湖州出去表演，对我们太重要了。补贴倒是没多少，毕竟我们都是业余表演，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文化走亲让我们拧成了一股绳，让十番锣鼓重新登台的机会更加坚定。”俞玲勤说，“我老公笑我们打不出来，说打好了请我们吃饭。我们不但打出来了，还打出了大山，打到了南京、上海！这顿饭，他到现在还欠着。”

文化走亲的一大依托就是地方特色非遗，这些非遗可能如白岬十番锣鼓一样没有国家级、省级非遗那样的号召力，面临传承困境。但文化走亲却让它们得到了更多展示的机会，给传承人信心，逐步在本地区，以及“亲戚”中打响知名度。目前，湖州已有70多个濒临消失的非遗项目获得新生。

这个春节，俞朝忠几乎排满了演出日程。已经成为长兴乃至湖州文化名片的十番锣鼓，正成为喜庆活动的香饽饽，获得大量商演的机会。失传的警报声，暂时得到解除。

即便是保存较好的非遗，在文化走亲带来的交融中，也能汲取营养，增添新的活力。第一次见到江苏昆山淀山湖镇的田山歌表演后，上海练塘田山歌市级非遗传承人杨晓峰赞不绝口。“之前，各地区田山歌传承人之间走得不多。来到淀山湖镇如同发现了新大陆。”他进一步解释，“如果单就原生态来说，练塘田山歌绝对有信心。但是淀山湖镇的田山歌表演在创新元素上别具一格，他们将舞台因素考虑在内，对服装、伴舞、曲调等都做了创新。比如，服装上他们选择了演出服而不是土布衣，伴舞增加了劳作情景再现，曲调上也将三个传统曲调巧妙结合，富有现代感。”

长三角跨省走亲成新时尚

从“你要来”，到“请你来”，现在各方面对长三角跨省的文化交流更加支持。只需在请示镇领导后，文化站之间发送公函，就很快便能成行。在文化交流中，行政区划被弱化，平等互惠，很容易打成一片。

提到田山歌，淀山湖镇老艺人蔡兴官来了精神。他捋了捋长长的白须，自然地唱了起来：“耘稻要唱耘稻歌，两腿弯弯泥里拖，眼观六着棵里种，十指尖尖捧六棵……”

蔡兴官介绍，以前淀山湖镇和青浦交界的田地里，农活干累了，就唱起田山歌。要是看见对面田里有漂亮女孩子想追求，那就得唱：“眉毛弯弯像我妻……”“我们和青浦一直都通婚，婚俗也差不多。”蔡兴官说。自己年轻时，淀山湖附近水网四通八达，他就撑着船，去朱家角赶集买东西。淀山湖镇有一个古刹，里面有一口大钟，每天傍晚敲一次，朱家角也能听见。

现在，淀山湖镇和青浦的联系更紧密了。去年，长三角消灭省界断头路行动的首个项目在两地交界处举行开通仪式。“当新乐路和盈淀路贯通后，

两地间还开通了公交线路，淀山湖镇居民可以乘坐公共交通直达地铁17号线漕盈路站。去青浦比去昆山更方便。”淀山湖镇文体站负责人林娟说，而文化间的融合也在加速。

杨晓峰在练塘文体中心工作。春节之前，他带着练塘文艺团队来到淀山湖镇走亲，作为淀山湖镇参与青浦文化活动的回访。

去年6月，以“聚焦高质量，聚力一体化”为主题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召开后不久。趁着这股春风，淀山湖镇文体站团队前往上海，在青浦区文化部门的牵线搭桥下，淀山湖镇和练塘镇“走到了一起”。

杨晓峰和林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：“从‘你要来’，到‘请你来’，现在各方面对长三角跨省的文化交流更加支持。只需在请示镇领导后，文化站之间

发送公函，就很快便能成行。在文化交流中，行政区划被弱化，平等互惠，很容易打成一片。”

淀山湖镇的这场演出，台下座无虚席。塑料凳不够，有的人直接推来了轮椅，有的人不顾年迈站着看，还有人走上楼房静静地品味，孩子们则干脆坐在爷爷奶奶的脖颈上。舞台上，练塘团队带来的独角戏《白相大世界》融合了一个新的高潮。淀山湖镇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（戏曲）之乡，小镇人爱看戏、爱品戏、爱演戏，最爱的便是沪剧。

演出进行到尾声，淀山湖镇自编自排自演的压轴节目——原创沪剧《葫芦花开》的精彩唱段，让演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。淀山湖镇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（戏曲）之乡，小镇人爱看戏、爱品戏、爱演戏，最爱的便是沪剧。

文化走亲标准正组织制定

目前，湖州市质监局正组织制定文化走亲标准，相关征求意见稿由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起草。标准涵盖文化走亲定义、流程、资金使用等多个方面。未来，文化走亲有望形成一套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模式。

相比传统的“送文化”模式，文化走亲项目使以往的文化部门“自上而下”的服务变成了自上而下、自下而上、县区之间、部门之间、乡镇间、村之间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，上下之间，相互之间，都可以独立或交错“文化走亲”。周边省市团队来，自家团队去周边省市，都是“走亲”。

“既破解基层文化资源匮乏的难题，又满足老百姓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。”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艺处负责人告诉记者，截至目前，湖州已经开展文化走亲2800余场，参与演出（展示）文艺节目（展览）近万个（次），参与人员约5万，吸引观众500余万人。

在湖州市仁皇山街道文化站负责人顾培华的手机里，湖州市及周边的文化站微信群不停闪烁，商量着春节以及节后的走亲事宜，就在三天前，他刚刚送走长兴县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访团——前一天，仁皇山街道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访团——前一天，仁皇山街道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访团——前一天，仁皇山街道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访团——前一天，仁皇山街道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访团——前一天，仁皇山街道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访团——前一天，仁皇山街道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访团——前一天，仁皇山街道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访团——前一天，仁皇山街道港口镇的文化走亲回



作为长兴非遗的代表，百叶龙经常参与文化走亲。



东阳陆宅非遗百工花灯参与文化走亲。（视觉中国）



湖州原汁原味的送蚕花调动了外地居民的热情。